

●增訂擴大版●

余英時著

雪翁題



方以智晚節考

允晨  
叢刊  
I

# 方以智晚節考

《增訂擴大版》

方以智學書指正

余英時校訂



掌握世界新知



創造美好生活

允晨叢刊 11 方以智晚節考

*Fang I-chih: His Last Years and His Death*

作者 余 英 時

YÜ YING-SHIH

發行人 吳 東 昇

出版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東昇大樓11樓

●服務電話：5415606-7

●郵政帳號：0564566-1

製印 唐山彩色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56號2樓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180元

ASIAN CULTURE COMPANY

11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 O. C

## 增訂版自序

△方以智晚節考▽初版刊於一九七二年。十四年來有關密之生平之新史料層出不窮，每階有可以止原書之疏誤者輒記而存之。積久則連綴成篇，以補前愆，先後共得三篇，凡七萬言，幾與舊考相埒。傳世文獻之與密之晚節最有關係者大約已止於此，故此一問題之研究已可告一段落。茲彙合新得舊考於一編，勒爲定本。至舊考之誤則不加改正，以見先後論斷因資料不同而變遷之過程。又舊本附錄收有「晚年詩文輯逸」與「重要參考資料」兩項，約兩萬言。新版「附錄」部分增添不止兩倍。△青原山志略▽中保存密之晚年詩文語錄逾兩萬字，余皆一一輯出，以備研治密之思想者之參考。△志略▽在中國大陸或非難得之書，然在海外頗不易覓。以余所知，僅巴黎與美國普林斯登各藏一本而已。一重要參考資料「項內增補方中通△陪詩▽選抄六十五首，多附有自註，皆有關密之晚節之第一手資料，最爲可貴。此一部份材料乃汪世清先生由孤本中恭楷錄出。去年六月間汪先生遊美，承以影印本三十二

頁相贈，至可感也。又初版附錄詩文皆未經細校，不免訛誤。此次增訂余曾通體校閱數過，並施以現代標點，所費日力不少。密之文字不易通讀，故斷句不能必保無誤，但期少誤而已。讀者若加引用，尚須仔細斟酌也。

△晚節考▽初版雖疏略，亦稍有創闢之功。近數年來大陸學人考論密之晚年事跡者皆以此書爲諍議之對象，而尤集矢於「死節考」一節。蓋余初考密之自沉惶恐灘事，雖頗闡幽抉微，而苦無顯證，則宜乎啓人之疑竇也。此案經往返辯難，其讞終定。然定案之功則絕非余所敢獨擅也。倘非大陸學人搜羅文獻之勤與夫質疑獻難之勇，余又烏從而得見如許佳證乎？學術進步必不能無諍議，卽此可見。

余考密之晚節先後十有餘年，於死節一端且論之至再至三，必窮其原委而後已。然余非有所謂考據癖也，亦非僅爲密之個人爭名節也。蓋余筆下所及雖限於一人之事，而目光所注則在明清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密之死於病抑死於自沉，在彼個人生命史上固屬大事，在文化史上則關係尤爲重大。以明遺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灘乃一具有典型意義之事件，故於當時士大夫文化中之價值觀念、道德意識、政治信仰，以至家族倫理皆一一有所昭示。涂爾幹(Emile Durkheim)論《自殺》(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視之爲「個人良知」之呈露，並推斷其淵源於社會之「集體良知」。密之自沉亦未嘗不可本是觀之。且論文

化之類型，未有不首先著眼於「生」與「死」者也。欲識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僅當知該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當知其如何死。佛洛伊德 (Freud) 謂人皆有祈死之本能，其說信否不可知，然自殺為祈死之具體表現，則斷無可疑也。故今人研究比較文化者亦往往視自殺為其中一要目。自殺因文化而異，其方式與頻率，西歐、日本、印度皆各有不同，而西歐又復有天主教地區與新教地區之異焉。涂氏分疏自殺，特認「為人」之一型 ("altruistic suicide")，以與「爲己」 ("egoistic") 型者對舉。「爲人」而自殺者，非以一死求個人之解脫，而在盡人生之本分 (duty) 如孟子所謂「捨生取義」也。然涂氏殆以此型爲東方及初民社會所常見，故所舉之例尤以印度與日本爲主，至於西方國家，則唯軍人中稍有其例。中國之「殉節」適可歸之涂氏所謂「爲己」之一類，密之之自沉卽其典型也。涂氏依自殺之外在形式而分類亦僅足示其大概而已。同屬「爲己」之型焉，民族殊而方式亦異，斯又與文化系統有關，而宗教背景更不可忽，涂氏灼見固早已及此矣。中國之殉節在東方文化中別具特色，與日本、印度亦復異趣。明清之際尤爲中國史上殉節現象最爲突出之時代，當時公私記錄所載自殺殉節之事跡曷可勝數。以今視昔，殉節之價值判斷誠不免將因人而異。但若取比較文化之觀點以剖析之，則其事在十七世紀中國文化史與思想史上實居於最核心之地位。此書辨析密之自沉，辭繁不殺，微旨所存，端在於是，非欲持考證與時賢爭刀錐之末也。

以考證方法言，本書重點亦略有與傳統不同之處。清代以來之正統考證大抵以西方所謂實證方法為主體。此蓋與所考之對象有關。典章、文物、制度、事跡、年代之類皆歷史之外在事象也。故必待證據堅明而後定讞。本書所考者，則古人之心也，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 所謂「史事之「內在面」或「思想過程」 (process of thought) 也。夫古人往矣，九原不作，吾人復何從而窺見其心事乎？卽自謂見之，又何以取信於他人乎？雖然，古語有之，「言爲心聲」，苟善解古人之言，則古人之心亦未嘗不可見。此則近於西方所謂詮釋方法矣。關於詮釋之理論與方法，近年來西方流派雖繁，然亦頗有悠謬恣肆之說，可喜而未必皆可用也。實則中國之詮釋傳統源遠流長，孟子已啓其端，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故吾人今日引西說爲參證，可也，若拋卻自家無盡藏而效貧兒之沿門托鉢，則未見其可也。此書所用詮釋之法則一依中土之舊傳。昔朱子爲《韓文考異》、《楚辭集注》，卽由古人之「言」以通其「心」於千百年之上；既得其「心」焉，又轉據之以定其「言」之真僞。此亦考證之一道也。蓋西方實證與詮釋出於二源，常互爲排斥；中國則不然，二者同在考證傳統之內而相輔相成焉。乾、嘉考據家之至精卓者亦往往視所考之對象不同而二法互施。段懋堂論《琵琶引》「嗚咽流泉水下難」之句，卽捨實證而取詮釋之一例也。

唯余考密之晚節尙別有一重困難而爲通常考證之所無者，卽隱語系統之破解是已。以隱語傳心曲，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蓋易代之際極多可歌可泣之事，勝國遺民既不忍隱沒其實，又不敢直道其事，方中履所謂「諱忌而不敢語，語焉而不敢詳」者，是也。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鳴，其聲迴盪曲折，於是隱語之系統出焉。錢牧齋、吳梅村之詩向來號稱難解，其故在此。顧亭林在諸遺老中最爲直筆，顧其詩中以韻目代字者亦往往而有。故考證遺民事跡者非破解隱語不爲功。此文爲詮釋學中一特殊法門，西方亦有之，卽所謂「譯解暗碼」

（“decoding”）也。然清初遺民之隱語方式，因人因事而異，系統各別且與當時史事與古典傳統皆密切相關，故又非憑空逞臆所能通解，惟有實證與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爲用，庶幾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見古人之心耳。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卽落實證與詮釋於一爐而卓著成效者也。余初考密之晚節時雖未見其書，然拙工之斧斲亦竟有合於公輸之準繩，私心頗用自壯。其後余以偶然因緣，而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作，卽以陳先生之法還讀陳先生之詩文，乃益信實證與詮釋殆如兩束蘆葦之相倚不倒。故以方法論而言，《晚節考》與《詩文釋證》兩書實有內在之一貫性，實證與詮釋雖同在中國考證傳統之內，然古人分用之者多，兼採之者少，故其效亦終未大顯。此殆因昔人考證所施之對象有異耳。

嘗試論之，史者、知人論世之學也。今人於論世之義知之甚審，而於知人之義則多忽



之。此時代風氣使然也。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論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此於治思想史爲尤然。今之西方史學界有一派焉，欲驅除一切個人於歷史之外；詮釋學界亦有一派焉，欲驅除作者原意於其作品之外。此皆非余之所敢知。余孤陋，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論世之舊義而不欲墮於一偏。論世必尙外在之客觀，故實證之法爲不可廢；知人必重內在之主觀，故詮釋之法亦不可少。然此不過理論上之強爲分別耳。以言思想史之實際研究，則實際與詮釋固不可須臾離者也。何以故？內外合一、主客交融卽思惟之所由起也；使內外不合、主客不交，則思惟之道絕矣，更何思想史之可言乎？

公方以智晚節考與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皆考證之書，然其旨則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證以外者，蓋亦欲觀微知著，藉「個人良知」以察「集體良知」也。「考證」、「箋釋」雖皆屬傳統文史研究之體製，若善盡其變，則亦未嘗不能與時俱新，以供今之研治文化史與思想史者之驅遣。茲值兩書同時增訂重刊，故略道其旨趣與途轍，以示注新酒於舊瓶之微意云爾。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 余英時序於美國康州橘鄉

## 余君英時方密之晚節考序

錢穆

晚明諸遺老之在清初立節制行之高潔，成學著書之精嚴，影響清代兩百六十年，迄今弗衰。惟方以智密之著書雖流傳，而行事隱晦不彰，關心諸遺老史迹者，每以爲憾。蓋密之入清以來，卽披蘿爲僧。不如夏峯青主輩雖曰高尚其事，遁匿終身，要是在士林冠帶之列。其爲學亦不出性理經史，雖亦蹊徑各別，而承先啓後，固同在學術大傳統之下。密之則藏身方外，學思言行，不能無殊，軌途旣隔，傳述遂寡。志猶合而道則乖，所以有顯晦之相歧也。

及門余君英時，發憤有作，爲《密之晚節考》，於密之披蘿後生涯，博稽廣搜，備引同時各家詩文，旁涉雜史、方志、寺院碑碣、禪門掌故，下逮近代諸家所考索，一鱗片爪精思密會，排比旣詳，條貫秩然。凡分青原、廩山、七祖道場三節，於密之方外流遁始末，乃一一呈現，如在目前。顧密之雖縱放山林，而塵累未淨，姓字落人間，聲名被寰宇，英時又特撰《俗緣考》，擇其青原時期往來接觸者十餘人，就其可以透露密之晚節大概者加以論列，於

是密之生活之內外兩面，世出世雙方皆得披豁兼盡，朗若列眉。三百年間一若沉若浮若隱若顯之人物，乃得躍然如在紙上，宛然如在目前。考覈之功之有裨學術而終爲不可廢有如此。

而英時此文之貢獻，所謂發潛德之幽光，其對於密之生平志節之表揚，以證晚明諸遺老遭際沉痛深哀之一斑，乃及滿清異族政權所加於中國傳統士氣之摧殘壓迫，不啻是鈞畫一輪廓，描繪一形態，使後之讀者更益有以想見其時之情況，而不禁穆然以思惕然以驚，而油然而生其對當時諸遺老無窮限之同情，而悼古愍今亦必有不勝之感慨發乎其間者，則莫如此文最後之「死節考」一章。

△清史稿密之本傳▽，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皆僅記密之之卒，不詳其遇禍事。康熙十二年重修△桐城縣志▽，上距密之卒僅兩年，亦不著其罹難死節。此事在當時，殆舉世所諱，後人遂少傳述。而英時獨爲之搜剔抉發，密之死難在辛亥，英時此文適亦在辛亥，前後適三百年，事之難能與巧合有如此。而英時又推定密之死在惶恐灘一節，更可謂思入微茫精通玄冥，三百年前人所懷心事，爲三百年後人重新發得。所謂浩氣之常存精魄之不散，卽此亦略可信矣。

密之究犯何案，英時此文亦尙未考獲。然計密之遁迹空門，減影巖壑，亦逾二十年以上。縱是俗緣未盡斬絕，則從來高僧大德，又誰歟無此。要可謂不食人間煙火，不問當世理

亂。而禍發之厲，鈞連之廣，其子乃有家人壑粉在俄頃之語。以密之之聲光，其事必震動一世。而事後皆閉口不敢言，擱筆不敢記。密之《通雅》一書，清《四庫》收入明人之列。《提要》極稱之，謂其考據精核，迥出楊慎、陳耀文、焦竑諸人之上，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明明是勝國遺民下入昭代，四庫館臣豈不知。乃并此亦避不敢提，殆由愛生諱，其疎失卽其謹慎，而密之乃居然得乾淨爲一明代人。《提要》撰文在乾隆四十六年，上距康熙十年密之卒，亦已整整一百年，尙猶如此避忌，則百年前情景可想。

英時考密之晚節與殉難事外，復有《晚年思想管窺》一章提及三教合一之說，此乃晚明學風一大趨嚮。然應可加分疏。姚江流行頗主此說乃欲撤除門牆，自放於無涯涘，以破俗儒之拘攣。若果逃儒歸釋，寧有復主三教合一之理。縱不然，亦牽孔老爲偏裨，奉瞿曇於一尊。至如密之則逃儒歸釋乃其跡，非其心。否則將不使其三子僕僕皖贛間常年奉侍。又其爲僧無定名，如無可、五老、藥地、墨歷、極丸老人等，此在名賢大儒如晦翁朱子有不免。文人尤喜染此習。佛門大德則少見。密之身爲浮屠，而猶言三教合一，豈誠結習之難忘乎。故密之晚節，顯然仍是勝國遺老，不得以一禪師目之，此則讀英時此文而更皎然也。

英時遠道郵稿示余，乞爲一言弁之，爰撮述原稿大旨姑以塞請。

民國壬子 錢穆

## 自序

歷史人物評價，古今往往異趣。蓋時代既殊，觀點隨之而變，固其宜也。明清之際，桐城方密之以奇才思照耀一世，然身後品藻則已屢經改易。當乾隆之世，漢學鼎盛，四庫館臣極稱許《通雅》，所重者顯在其考證，此第一期也。密之早年治學，博雅所及，兼通物理，與並世耶穌會諸子頗上下其議論。「五四」以來，遠西鄉子見重於中土，言密之者率多推其爲近世科學與音韻學之先驅，此第二期也。洎乎最近，學風再變，思想與社會之關係最受治史者注目。密之少負澄清天下之志，接武東林，主盟復社，言思所涉，遍及當時社會問題之各方面，則宜乎今人之特有愛於密之者轉在其爲一時代之先覺矣。此第三期也。

然當密之生前，其自期果何如乎？同時流輩之視密之又何如乎？就史學立場言，此皆最先當知之事也。密之《史斷》篇嘗云：「尙論古今，貴有古今之識。考究家或失則拘，多不能持論，論盡其變。然不考究，何以審其時勢，以要其生平？」故未詳密之一生遭際而暢論

其學術，其事終爲有憾。不幸密之事跡在晚明諸遺老中最爲隱晦，三百年來不僅無人譜其生平，即欲求一翔實可信之傳記亦渺不可得。昔魏叔子見密之，有猶龍之況。其言自別有所指，然及今視之，漫漫三百年間密之固始終爲一見首不見尾之神龍，則又何其適耶！

余爲密之晚節考，事出無心，旅居海外，困於見聞，用力雖勤，所獲實寡。然猶冀此一得之愚或足爲知人論世之一助。且實事既彰，高明之士亦更可從而發揮引申，極盡其變。故卒不辭簡陋，刊而布之。上方中履及其《古今釋疑》一篇與此考之成頗有因緣，附於文內，蓋亦可見方氏之遺民家風焉。附錄詩文若干篇，半屬密之晚作，半屬直接史料。考論不能無主觀之偏，得此稍可救正。善乎章實齋之言曰：「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雖未能至，竊師其意。密之殉難在辛亥，余爲此考，亦在辛亥，相去適三百年，此則偶合耳。

底下短書承錢師賓四慨允撰序，密之地下有知，其亦必欣然相許乎？余知治明清思想，啓途於師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考之作，嘗竊比於師門拾遺補闕之役，然亦終不自知其果有當否也。

# 目錄

增訂版自序	一
錢序	一
自序	一
方以智晚節考	一
小引	三
一、青原住錫考	九
二、俗緣考	三三
三、晚年思想管窺	六三
四、死節考	九五
餘論	一一九

年表	一二三
補遺	一二九
跋——竹關問題正誤	一三三
方中履及其《古今釋疑》	一三七
附錄：影印《古今釋疑》後記	一六五
方以智晚節考新證	一六七
方以智死節新考	一九三
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	二〇五
附錄	
方以智晚年詩文輯逸	二五五
方以智晚年詩文輯逸續篇	二六三
重要參考資料選輯	三〇一
方中通《陪詩》選抄	三一五
參考書目	三三九



# 方以智晚節考

——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難三百年紀念

長夜悠悠二十年，流螢死焰燭高天。春浮夢裏迷歸鶴，敗葉雲中哭杜鵑。  
一線不留夕照影，孤虹應繞點蒼烟。何人抱器歸張楚，餘有南華內七篇。  
三年懷袖尺書深，文水東流隔楚潯。半嶺斜陽雙雪鬢，五湖烟水一霜林。  
遠遊留作他生賦，土室聊安後死心。恰恐相逢難下口，靈旗不杳寄空音。

——王夫之（註一）